

161232

# 写作学习資料

(供内部学习用)



阳春县革命委员会政工作组教育办公室编

一九七一年六月

04  
78

J04  
78

161232

## 毛主席语录

中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去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

# 毛主席语录

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A0081611

( 54 ) 五首《蝶恋花》

区学式

- (12) 英语 ..... 目录

(13) 文师风 ..... 去香港一函用函件学校

一、答北斗杂志社问 题回尖端 题回进仓 题回出题要 二十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鲁迅(1)

(80) 跟黄宣哲讲半生谈《人民日报》 鲁迅(2)

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2)

三、不应该那么写 鲁迅(6)

(81) 给李源《人民日报》 三十

四、必须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江河(8)

五、写有分析的短文 高宏(15)

六、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克服报道一般化 江河(15)  
龙烟铁矿军民报道组(18)

(82) 创办《人民日报》 正十

七、阶级斗争、阶级观念、阶级感情

(83) 苏联 ..... 雕塑《收租院》创作组(27)

八、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识别  
典型报道典型 贝壳(15) 几何学示意图

——谈谈采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  
记共产党员杨水才同志的光辉事迹》的体会 林琳(80)

(84) 平壤 ..... 许昌地区革委会、军分区报道组(31)

(85) 首都 ..... 许昌县革委会、人武部

## 九、学习宣传先进典型王国福的经验

..... «解放军报»记者组 (42)

## 十、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

——学习写人物通讯的一些体会 ..... 张英 (51)

## 十一、对写好通讯的一些看法 ..... 凤响文 (61)

## 十二、要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1) 对如何写好新闻的一些看法

..... «新华日报»城乡斗批改宣传组 (68)

## (2) 报道中怎么抓问题

(3) ..... «河北日报»编辑部 (78)

## (4) 怎样写好《工农兵评论》

(5) ..... «新华日报»评论组 (82)

## 十五、深入实际写好“调查报告”

(6) ——谈谈对写“调查报告”的一些认识

..... «宁夏日报»农闻 (90)

## 十六、让《革命故事》发挥更大的宣传威力 ..... 郑红 (93)

## 十七、关于如何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

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几点意见 ..... (99)

## 十八、突出政治，精益求精 ..... 勤采 (102)

## 十九、短些，精粹些

(10) ..... «南方日报»编辑组 (105)

正音者而，吾类之“寒平进”者，闻中国中者，卧不

。余平进寒平进国代，吾

者唱，莫此。日而坐吸，而斯雅演玄真

## 答 北 斗 杂 志 社 问

。日士十二月二十（第十三十一）——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鲁 迅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不，愿意怕里“英文”甚，甚小讲要育处并出海。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迅 音

##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讲不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大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

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观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

印了，就守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体裁家。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口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冲涂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敝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灯下。

## 不应该那么写

鲁 迅

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象没有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些青年是设法去问已经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还很少见有什么发表，但结果是不难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领。这也难怪，因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以中国之大，或者也许会有罢，但是，这其实是骗子。

在不难推想而知的种种答案中，大概总该有一个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这恐怕也很不能满文学青年的意，因为太宽泛，茫无边际——然而倒是切实的。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

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

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近几年来，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学者的著述或日记。也许是因为向来崇尚“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的缘故罢，又大抵是全本干干净净，看不出苦心删改的痕迹来。取材于外国呢，则即使精通文字，也无法搜罗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种本子的。

在没奈何中，想了一个补救法：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就是“不应该这样写”的标本。只是和“应该那样写”，却无从比较了。

”。巴巴干干，躄躄踏踏，踊踊空空”：是俗语的点津同共的口实。文章篇几咱底青底景丁脚长朴具口实，因景要生，遂辛文武因刃不，牙白旗口实。空二，刃一：是中巢不容内，出突不心中。既具而而且而，刃一，踊空武是景要，青事咱繁青是凶口实百尺来本，爻甚苦重，舌蹇

——题回玄首夏答。里章六策《癸卯野史》

。会游太品卦苗丁庚宗卦卯寒卦大从谦盈，伊公玄邀也  
朱品卦一同卦从最缺最卦恶，而一卦卦公卦爻不，公卦  
**必须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音书”——音卦卦叶健卦健直，音一音卦卦卦破合。卦

然自不式因，卦遇要云，卦遇要云。阳去卦卦宜呈反，相

”。些卦显赋更象形物，聚畜些赋卦互，里卦互。丁

卦互“二十八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光辉著作中教导我们：“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文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资产阶级“权威”那种陈腐僵化的学究气、八股气，受到了群众运动大风雨的有力涤荡。大批无名“小人物”的旗帜鲜明的论文，工农兵群众泼辣、犀利的批判文章，使人们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报刊、文件，到处充满了新思想，新语言，新风格，新文采。

革命的新文风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党八股并没有绝根。用“新”花样装扮起来的党八股，在某些同志的文章里表现得还很严重。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从逻辑上看，“现象罗列”，“概念的游戏”；从辞章上看，“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工农兵群众给予它们的评价是：“空空洞洞，乱乱糊糊，干干巴巴。”

我们具体分析了最近看到的几篇文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长、二空。我们说它长，不仅因为文字多，主要是因为空洞，一般化，而且面面俱到，中心不突出，内容不集中，废话、重话甚多，本来几百字就可以写清楚的事情，硬要写

成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读起来耗费精力而又少有所得，使人“一见发愁，看完后悔”。这些文章前头总要安个“大帽子”，先说许多无关的话，才能接触正题；末了还有个“大尾巴”，唠唠叨叨，“意已穷而言不尽”。有的文章简直是用寻章摘句、东抄西凑的办法“编”起来的。作者也有自己的道理，叫做：“天下文章一大包，谁用谁来抄”。实际是做积木游戏，不能表达真切的内容。有些文章形式主义的倾向很严重。要么，把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例罗列在一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要么，把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硬是分成几个部分去写，每个部分又分若干小部分，人为地把问题烦琐化。有人热衷于要花腔，注意总结经验不说注意总结经验，叫“注意一个‘结’字”，加强团结不说加强团结，叫“狠抓一个‘团’字”，牵强附会，令人费解。某单位的一份三千多字的文件，除了“四六句”、顺口溜以外，还有“五大”“八在”“四个为了”“十一个头”等等，共二十多处，满篇“疙瘩话”。如“过去我们是仰脸看日头，肩膀扛锄头，抬腿下地头，回家睡炕头，路子不对头，帝修反来了就要掉人头”。这段话形式上不严肃，内容也很庸俗，没啥意义。这类形式，并不是根本不可以使用，问题在于生拼硬凑，不去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不去研究规律性的东西，而津津有味于做概念的游戏。这和毛主席早已批判过的那种用数字符号开中药铺的方法一样，“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有的文章文理不通，有些话含混不清，使人产生误解。有的文章用语不讲分寸，喜欢浮夸，绝对化的语句和不切实际的形容

词很多。还有的作者乱用一些不科学的简称、行话和略语，这些东西本来只有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懂，却偏要写在文章里不加解释，让读者去猜。

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指出：“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我们党领导的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我们的文章和文件，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因此，那怕只有一小部分文章保留着党八股的残余，其影响和危害也是很的。它有碍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它使生气勃勃的群众经验反映不出来，传播不出去；它束缚人的头脑，窒息革命精神；它助长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使人脱离实际；浪费人们宝贵的时间，妨碍战备，有害于工作。

一个人的文风，就是他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具体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因此，要端正文风，必须增强党性，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

有人说：“写文章最要紧的是赶形势。”对这话应当具体分析。如果说，写文章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这当然是对的。但有的同志不是这个意思。他为了“赶形势”，可以把尚未做到的事情写在总结里，可以在大会正开的时候，就把群众对闭幕的反映写出来。写完之后，他最关心的不是对工作有无指导作用，而仅仅是报纸登不登，上级文件转发不转发。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八股“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要克服党八股的影响，就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风头主义和

名利思想。我们提倡扎实实地做，老老实实地写。在写作方面，想搞什么投机，赶什么时髦，此路不通。应当经常记住毛主席的两句名言：“**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有人说：“今后写文章，每句话都要有出处。”这是一种“拿笔杆子危险”论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别人没说过的话，他不敢说；别人都说的话，在可省略的地方他也不敢省略；对任何一点新鲜思想、新鲜语言都怕的要命，一经发现，赶快删掉，不求写得好，但求没责任。这种“怕”的思想，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须坚决克服。当然，我们写文章要有依据，这就是，一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二要符合客观实际。除此之外，不必因袭别人的框框，照抄别人现成的词句。古人说：“文章之病，全在模仿。”连古人都懂得创新的必要，我们生活在革命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战士，更应当下苦功夫，不断用新的体会，新的形式，新的语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每个作者都应力争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富有新意的好文章来。

有人说：“写文章是苦差事，干不得。”的确，不愿付出艰苦劳动的懒人，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有些文章之所以毛病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缺乏革命责任心，粗制滥造。写完之后，连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一遍，别人怎能爱看呢。毛主席教导我们：“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这就需要不怕疲劳，不怕反复，不怕绞脑汁，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干革命必须不怕苦。不怕苦，反而会有苦中乐。如果你的革命事业心很强，那末，

当你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反映群众的经验而写成一篇好文章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战斗的幸福。只有把“苦差事”当做革命乐事的人，才能呕心沥血地把文章写好。

当前端正文风，除了必须进一步树立为革命写文章的思想之外，还需要认真解决思想方法问题，澄清对于“怎样写文章”的许多模糊认识。

“三分事实七分写，全靠文化水平高，笔杆子硬。”有这种想法的同志，不懂得写文章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写作技巧固然重要，但对于把文章写好，它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什么“文化水平高”的人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拿笔杆子硬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来自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写文章的目的又是为了说明或解决一定的问题，服务于革命实践。因此，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否则，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写出来，也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无的放矢的连篇空话，任凭你有怎样高明的写作技巧，都无济于事。很多工农兵作者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写出了很好的文章，远为那些单纯在写作技巧上下功夫的知识分子所不及。

不。“只要生动的例子多，就能写出好文章。”持这种看法的同志，不懂得好文章必须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空洞的议